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学刊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8 辑

2023(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目 录

唐代吐蕃文化史研究二三则	林冠群 / 1
布达拉宫馆藏多巴·扎西杰布所绘唐卡初考	旦增央嘎 班旦次仁 / 19
甘肃永登感恩寺明代宗喀巴传记唐卡研究	赵媛 杨旦春 / 39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造办、流传与存藏考述	李若愚 / 117
以母范而兼帝范——普陀峪定东陵隆恩殿佛楼研究	王彦嘉 / 141
清代前期松潘河源道初探	张钦 / 162
从屯堡到番寨：明清青海同仁地区的聚落变迁与社会转型	许若冰 / 178
司徒班钦加德满都谷地之行与文化交往的考察	姚婧媛 / 192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人事管理档案及人事管理制度研究（1794-1957 年）	道帙·才让加 / 210
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库伦返藏考论	刘维栋 / 250
《究竟瑜伽鬘》摘译——金刚萨埵曼荼罗、智慧空行母曼荼罗、喜金刚曼荼罗、 无我母曼荼罗	张雅静 / 266

跨文化背景下尼泊尔离车碑铭的历史价值：过去、现在与未来

..... 阿闍黎·启昼、明霓 著 罗鸿 译 / 293

摘 要 / 315

Table of Contents

A Study on Three Topics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ubo <i>Lin Kuanqun</i>	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Thangka by Mdo pa Bkra shi rgyal po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otala Palace <i>Tenzin Yangkar Paldan Tsering</i>	19
A Study of a Ming Dynasty Thangka of Tsong kha pa's Biography Housed in the Gan'en Temple, Yongde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i>Zhao Yuan Yang Danchun</i>	39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i>Li Ruoyu</i>	117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i>Wang Yanjia</i>	141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ngpan-Heyuan Rout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Zhang Qin</i>	162
From Farming Forts to Tibetan Villages: Settlement Chang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b gong Area of Qingha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Xu Ruobing</i>	178

An Investigation of Situ Pañchen's Visit to the Kathmandu Valle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Yao Jingyuan</i>	192
A Study of Officials Management Archives and Systems of the Dga' ldan Pho Brang Local Government in Tibet (1794-1957) <i>Dobis Tsering Gyal</i>	216
A Study of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Return to Tibet from Kulun <i>Liu Weidong</i>	250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i>Niṣpanṇayogāvalī</i> : The Vajrasattvamaṇḍala, Jñānaḍākinīmaṇḍala, Hevajramaṇḍala, and Nairātmyāmaṇḍala <i>Zhang Yajing</i>	266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icchavi Inscriptions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i>Diwakar Acharya and Nina Mirnig</i> <i>Chinese Translation by Luo Hong</i>	293
ABSTRACTS	315

故宫博物院藏乾隆三十五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 造办、流传与存藏考述^{*}

李若愚

内容摘要：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96 函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藏文泥金写《甘珠尔》经，另有 12 函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总计 108 函，是乾隆皇帝为庆祝其生母崇庆皇太后八十圣寿所造。这套藏文泥金《甘珠尔》经继承了康熙时期内府成做佛经的样式，反映了清代内府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内务府造办处造办佛经所遵照的重要成例。这套《甘珠尔》经以磁青纸羊脑笺金汁写就，内护经板用松石、珊瑚等镶嵌，工艺考究、装帧奢华。造成后，存储于慈宁宫慈荫楼，后因国难南迁，现分藏于北京、台北两地。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96 函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藏文泥金写《甘珠尔》经（以下简称乾隆《甘珠尔》经），编号为书 28249（宗 25453—宗 25548）。最早有杨玉良先生撰文做过介绍，指出其由康熙八年（1669 年）底本誊录，并简单介绍了装帧装潢形式¹；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朝觐制度与中央治藏方略研究——以六世班禅朝觐文物考察为中心”（22JJD780013）的阶段性成果。

1 杨玉良：《乾隆内府写本〈甘珠尔经〉》，《紫禁城》1988（4）：22-23。

刘国威先生撰文讨论了《甘珠尔》经的相关背景，并介绍了乾隆《甘珠尔》经的特色，尤为重要的是他比较了台北故宫收藏的康熙八年泥金《甘珠尔》经与乾隆《甘珠尔》经的相关异同之处²；之后王秋菊老师进一步详细介绍了乾隆《甘珠尔》经的装潢³，并配有多幅彩色图片，使外界对其文物形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其形制而言，乾隆三十五年泥金《甘珠尔》经为清内府造办处负责造办，参照了康熙八年泥金《甘珠尔》经的样式⁴，代表了清代内府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是内务府造办处造办佛经所遵照的重要成例⁵。本文拟结合相关档案，介绍内务府造办泥金《甘珠尔》经的缘由，同时结合文物图片，进一步详细介绍其装帧装潢形式，并简述其流传存藏情况。

—

乾隆三十五年泥金《甘珠尔》经是为庆祝崇庆皇太后八旬圣寿而造办的。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是乾隆皇帝生母，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693年1月1日），卒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777年3月2日）。乾隆皇帝以孝行垂范天下，对自己的生母更是尊崇有加。皇太后的生辰为圣寿节，奉旬的大庆更是需要举国欢庆，时逢崇庆皇太后八旬圣寿，这套藏文泥金《甘珠尔》经正是在此背景下造办的。这一点在泥金《甘珠尔》经的序言里记录的十分清楚：

岁纪辛卯（1771年）为我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庆辰，既简词臣于内廷，预缮《华严经》敬祝纯嘏，继念番藏巨帙，以精微则直溯真言，以广大则兼包法

2 刘国威：《乾隆年间所造藏文泥金写本〈御制甘珠尔〉之特色》，《故宫文物月刊》2013（10）：68-77。

3 王秋菊：《清乾隆内府藏文泥金写本〈甘珠尔〉经》，《文物天地》2017（4）：68-70。

4 康熙八年泥金《甘珠尔》经，又称《龙藏经》，故宫文物南迁之后运往台湾，现全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胡进杉先生对其装帧装潢形制作了详细介绍，翻译了首函的满、藏文序文，又详细考释了首函所附的《善逝宝经广示日光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全部编印出版，分为图像部与经文部，其中图像部2册，经文部108册，检索1册，共计111册。详见胡进杉：《法界圣众艺海瑰宝——康熙朝内府藏泥金写本〈龙藏经〉图像述要》，林曼丽主编：《龙藏经：清康熙朝内府泥金藏文写本·图像之部I》，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19。胡进杉：《“国立”故宫所藏〈善逝宝经广示日光目录〉述要》，《法光学坛》2003（7）：47-76。台北故宫博物院监制：《龙藏经：清康熙朝内府泥金藏文写本》，新北：龙冈数位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1。

5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八日，笔帖式和宁持来金字经处印文一张，奏遵旨缮写钦定四体字《文殊菩萨赞经泥金小式经》五分，谨遵钦定式样界画边线、佛像并应写四体字经文粘签恭呈御览，如蒙俞允，所需经头、经尾、木板、经帘并装潢欢门镶嵌珠石等项，俱请照从前所办《甘珠尔》经成例交造办处备办成做……”，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63。

海，申命分局遴员熏沐誊写。

而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月二十二日，在《题为遵议金字经馆收掌官上行走内管领亮保等员敬谨书造金字甘珠尔经照例议叙事》一折中也提及了泥金《甘珠尔》经的造办目的：

崇庆皇太后的八旬圣寿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而这套《甘珠尔》经则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底就开始筹备造办，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

由档案可知，早于乾隆三十二年底，已经开始造办《甘珠尔》经的筹备工作，此时宫内供奉了三部《甘珠尔》经，最终乾隆下令以中正殿西配殿供奉的《甘珠尔》经尺寸成造。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正月，乾隆皇帝进一步比较了宫内供奉三部《甘珠尔》经，下令新造的泥金《甘珠尔》经，其经板欢门镶嵌俱照慈宁宫供奉的样式成造，即康

7 《题为遵议金字塔馆收掌官上行走内管领亮保等员敬谨书造金字甘珠尔经照例议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06551-005。

熙八年藏文泥金《甘珠尔》经⁹，不同的是新造的经序目录写满蒙藏汉四种文字：

于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催长四德、五德，笔帖式笔帖式富呢呀汉将慈宁宫佛堂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头本系金台撒欢门，上嵌东珠镶嵌，余者一百七本系金台撒欢门，上嵌饭块正珠、松石、青金、珊瑚镶嵌，织金五彩五色经帘。中正殿西配殿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金台撒欢门上嵌珠子、红蓝宝石、松石、青金、珊瑚碾子镶嵌，五色片金经帘。东配殿现供《甘珠尔》经一部，随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金台撒欢门，织金五彩经帘，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新造经一部，准照西配殿现供经之尺寸成造，经序目录写满、汉、蒙古、西番四样字，其经板欢门镶嵌俱照慈宁宫现供之经一样成造，经帘交苏州织做，织金五彩五色经帘，钦此。¹⁰

整个《甘珠尔》经的成造一直到乾隆三十五年结束。在《题为遵议金字经馆收掌官上行走内管领亮保等员敬谨书造金字甘珠尔经照例议叙事》一折中提到：

查此经自乾隆三十三年五月间开馆缮写以来，至三十五年六月间，甫经二载，即能书竣，所有承办人员臣等曷敢率为奏请，仰邀恩命，第念伊等于办理一切事宜均能敬谨，悉心无误，似应量加奖赏以示鼓励……¹¹

由档案可知，《甘珠尔》经的缮写工作至乾隆三十五年六月结束，而《甘珠尔》经的制作除了金字经馆负责的缮写工作外，还有造办处方面负责裁造磁青纸羊脑笺，制造护经板、经袱、绦带等各种随经附件的工作，这两部分工作分头合作，陆续进行。造办

9 “于（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造办处谨奏，为奏闻事，今为成造甘珠尔经一部，系遵旨照依慈宁宫现供之经款式做法，按中正殿西配殿经尺寸大小成造，但查慈宁宫经上首页，系圣祖仁皇帝清字、西番字序文”，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4。

1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2-583。

11 《题为遵议金字经馆收掌官上行走内管领亮保等员敬谨书造金字甘珠尔经照例议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06551-005。



图一 乾隆《甘珠尔》经第一函经序年款

处先行制作磁青纸羊脑笺，并画边栏番草¹²，再交付金字经馆缮写，金字经馆将经文缮写完之后，再交造办处裁边，并在切口处绘制八吉祥图案¹³，配上造办处制作的经袱、绦带、红漆外经板、磁青纸里经板等附件，则形成了完整的一函《甘珠尔》经。因此在乾隆三十五年六月完成了缮写工作之后，还需要造办处裁边、绘制切口图案，并将乾隆皇帝所撰写的御制序文翻译誊抄在第一函经首，而《甘珠尔》第一函经的序文最后落款时间为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图一），因此，这个时间可以基本视作《甘珠尔》经的完成时间。

二

乾隆《甘珠尔》经是按照康熙八年《龙藏经》样式翻写成造，但具体细节有所不同，刘国威先生指出：“乾隆《甘珠尔》经参校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三十九年（1700年）北京版刻本《甘珠尔》经，添加一函《陀罗尼集》（ཁུན་པ་འདུས་），‘律部’较康熙《龙藏经》少了一函，在乾隆《甘珠尔》经部分经典跋文中，有廓译师（འགོ་ལོ་ཅ་）

12 “于（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催长四德、五德，笔帖式富呢呀汉将查得造成甘珠尔经一部，计经页三万五千八百余页，现裁得磁青纸页二千三百二十四页，内压得羊脑经页一百八十页，画得边线经页五十八页，画得番草经页二十页……”，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5。

13 《题为遵议金字经馆收掌官上行走内管领亮保等员敬谨书造金字甘珠尔经照例议叙事》提到：“本馆遵旨缮写金字甘珠尔经一部，业将写竣，交造办处裁边绘画之处，于本年八月初三日奏闻……”，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06551-005。



图二 乾隆《甘珠尔》经内护经板欢门佛像



图三 康熙《龙藏经》经板欢门佛像

བ་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 1424-1482 年）根据梵文本再校勘的记录，这些记录不见于康熙《龙藏经》。”¹⁴ 除此之外，康熙八年《龙藏经》首函 ㄗ 函卷首附有《善逝宝经广示目录》（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གསུང་རབ་རིན་པོ་ཆའི་དཀར་ཆག་བསྟན་པ་རྒྱས་པའི་ཉི་འོད།）¹⁵，这个目录见于永乐版刻本《甘珠尔》经¹⁶，不见于乾隆《甘珠尔》经。形制方面：一，相比于《龙藏经》来说，乾隆《甘珠尔》经尽管尺寸较小，但经叶的经堂更加宽大，经叶周围留出的磁青纸边更少¹⁷；二，不同于《龙藏经》，乾隆《甘珠尔》经经叶上没有绘制仿贝叶经的圆孔；三，乾隆《甘珠尔》经内护经板欢门内所绘的尊像背光与背景更加繁复复杂，乾隆《甘珠尔》经

14 刘国威：《乾隆年间所造藏文泥金写本〈御制甘珠尔〉之特色》，《故宫文物月刊》2013（10）：68-77。

15 胡进杉：《“国立”故宫所藏〈善逝宝经广示日光目录〉述要》，2003 年（7）：47-76。

16 嘉措、平措、噶玛、丹达、建瓴、丹扎：《拉萨现藏的两部永乐版〈甘珠尔〉》，《文物》1985（9）：85-88。

17（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经页周围留五分石青纸边，花边照样准画，经堂放大写得字多……”，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4。

尊像身光处往往绘制波浪形的金线，背景绘制有青山与祥云（图二），《龙藏经》则为素蓝色未加装饰（图三）¹⁸。

乾隆《甘珠尔》经装潢豪华、精美，代表了清代内府制作的最高水平。清内府制作的其它藏文佛经，根据造办预算与制作等级，往往在装潢方式上进行简化，如减少经袱、经帘的数量，缩小佛经尺寸，不再用金研撒欢门装饰，或者切口处的图案不再描金绘制等等。下面以第一函为例，由外到内介绍乾隆《甘珠尔》经的文物形制。

乾隆《甘珠尔》经纵 29 厘米，横 77 厘米。最外层包裹了黄色棉夹袱，夹袱上缝有捆经带，经带上系有木牌，木牌上汉文墨色书写该经函序号，如《甘珠尔》经第一函 ㄎ 函，木牌上写汉文墨色书写“第一号”（图四）。第二层为黄色单袱（图五）。第三层可见《甘珠尔》经上、下外护经板，外缠五彩线织绦带，绦带上配有铜胎鎏金透雕金龙带扣，由武备院负责成造¹⁹（图六）。解开缚经绦带，为上、下外护经板，由苏州织造处成做²⁰，为实木胎雕漆填金，经板正面绘有描金兰札体六字真言，四周绘有描金卷草花纹及兰札体经咒，背面刻绘有五行填金藏文转写梵文字，内容分别为礼敬佛法僧、藏文转写梵文字母、释迦牟尼真言以及五方佛、佛眼佛母、白衣观音等真言（图七），经板两侧嵌刻兽面及卷草宝珠，外涂泥金（图八）。取下外护经板，为黄缎经袱，上系七色线带（图九），同样由苏州制造处成做²¹。黄缎经袱内包上、下内护经板及经叶²²，经叶周身切口前、后两处绘有描金八吉祥图案（图一〇、一一），左、右两处一侧绘有描金摩尼宝珠（图一二），另一侧绘有金龙衔瓔珞宝珠等图案，正中书满汉蒙藏字经函号（图一三）。上、下内护经板在档案里称磁青纸里经板，为实木胎外贴磁青纸，磁青纸上以泥金绘制各种图案，上内护经板正面绘有三幅“十相自在”图案，周围绘有卷草装饰，最外围绘有十条金龙边（图一四），经板周身绘有兰札体梵文咒语。下内护经板正面绘有三幅“交杵”图案，周围绘有祥云装饰，最外围绘有花朵花边（图一五），经板周身

18 图片采自宋兆霖主编：《噶嘛呢叭咪吽·院藏藏传佛教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6：101。

19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奉旨……其缠经缘并铲子俱着武备院照样成造。”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5。

20 “于（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造办处谨奏……至经上雕漆填金经板二百十六块，如在造办处成做，所需钱粮较费，且活计不及苏州漆饰精细节省，请将经板并经帘等俱行苏州织造处成做。”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3。

21 “（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奉旨经袱着照慈宁宫织黄缎经袱一样交南边织做一百八分，随带子一并织来。”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5。“于（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库掌四德等将苏州送到织黄缎经袱二十分，随金黄缎五卷、织七色线带二十条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交造办处成做，钦此。”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8。

22 除第一函外，其余诸函《甘珠尔》经中，黄缎经袱内另包一层明黄绸单袱。

图四 乾隆《甘珠尔》经外全形



图五 乾隆《甘珠尔》经第二层单袂



图六 乾隆《甘珠尔》经缠经缘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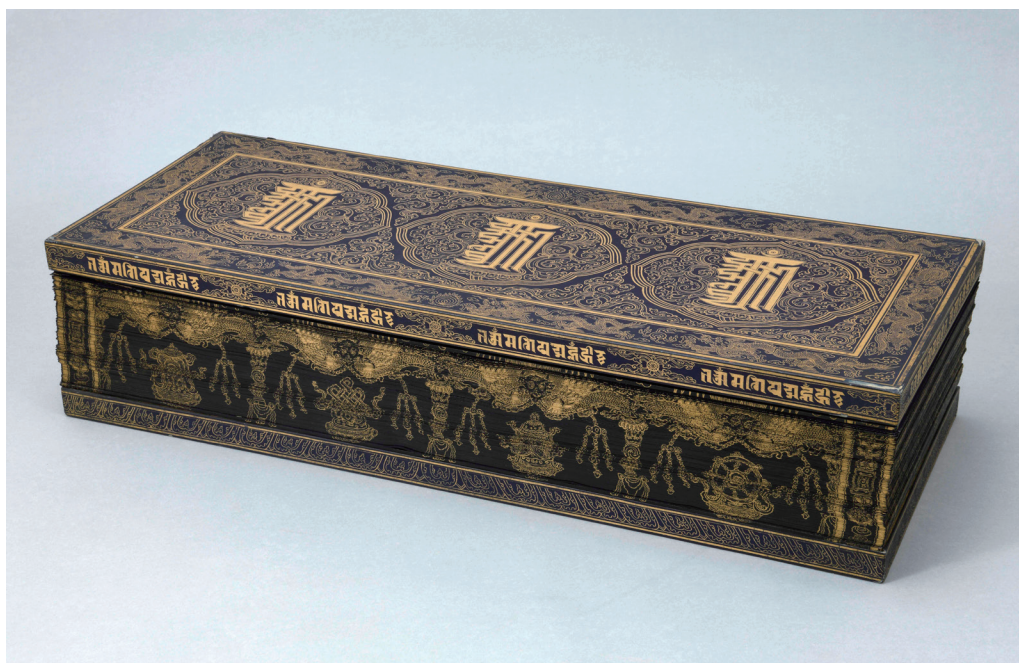
图七 乾隆《甘珠尔》经外护经板



图八 乾隆《甘珠尔》经外护经板侧面纹饰



图九 乾隆《甘珠尔》经黄缎经袱及七彩经带



图一〇 乾隆《甘珠尔》经切口描金八吉祥图饰



图一一 乾隆《甘珠尔》经切口描金八吉祥图饰



图一二 乾隆《甘珠尔》经切口摩尼宝图饰



图一三 乾隆《甘珠尔》经切口四体经名及经函号



图一四 乾隆《甘珠尔》经上内护经板



图一五 乾隆《甘珠尔》经下内护经板

绘有莲瓣图案。上、下内护经板背面挖有凹槽，装有五层五彩缂丝经帘，由苏州织造处织做²³，分别为黄地杖五彩缂丝龙边写得咒语经帘（图一六），咒语由金线缂丝，内容为兰札体梵字字母及十二因缘咒；红地杖五彩缂丝龙边写得咒语经帘（图一七），咒语由金线缂丝，内容为兰札体梵字字母及十二因缘咒；绿地杖五彩缂丝八吉祥龙边经帘（图一八）；蓝地杖五彩缂丝八吉祥龙边经帘（图一九）；白地杖五彩缂丝八吉祥龙边经帘（图二〇），经帘内衬有硬纸，整个经帘粘贴在内护经板凹槽边上的缝隙中，五种颜色也分别代表了五方佛。上内护经板凹槽处中间厚泥金分别以兰札体、藏文转写梵文、藏文书写“礼敬三宝”，其上下装饰有金研撒瓔珞与莲瓣，左右两侧饰有金研撒欢门，上以剖开的青金、珊瑚、松石、东珠夹间镶嵌，瓔珞上镶嵌整颗的小正珠²⁴（图二一），欢门瓔珞等金研撒装饰以小钉钉在内护经板的木胎上，欢门处绘有尊像。下内护经板凹槽处绘有五幅尊像，同样外饰卷云纹嵌珠金欢门（图二二），尊像由中正殿画佛像喇嘛绘制²⁵，左右两侧分别以满文、藏文书其尊号。在第一函中，经叶开头为藏满蒙汉四体合璧御制序文（图二三），除序文外，另有该函经文目录，亦为满蒙汉四体合璧（图二四），目录之后，是经文正文（图二五）。

整个《甘珠尔》经造价高昂，工艺考究、用料昂贵，在整个清代内府造办佛经的历史中，都极为罕见。据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造办处的造办预算，仅造办磁青羊脑笈，绘制泥金边栏、番草花卉等描金图案，以及制作金研撒欢门三项，就需用工料银二万七千七百三两七钱，这还不算所需领用裁剪的库磁青纸三万七千一百七十页，飞金四百九十万一千六百九十八张，八成金二千九百六十两²⁶。而实际造办过程中，从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造《甘珠尔》经，陆续领用了工料银二万一千五百六十五两二分，除此之外，还有雄黄、硃砂、青金、松石、楠木、上用红罗缎等各种材料若干²⁷。从这些材料中，乾隆皇帝也屡次下旨选用上好材料，仅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乾隆皇帝就两次下旨挑选上好的松石珠和珊瑚珠来

23 “于（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奉旨新造经一部……经帘交苏州织做，织金五彩五色经帘，钦此。”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3。

24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欢门上所用东珠、青金、珊瑚、松石镶嵌准照样割用，瓔珞上小正珠着整镶用……”，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8。

25 “于（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库长四德为造甘珠尔经一部，经头经尾上欢门画佛像七百五十六尊请交中正殿画佛像喇嘛在造办处画……奉旨佛像准着喇嘛在造办处画。”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7。

2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3。

27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3》，2005：62-63。



图一六 乾隆《甘珠尔》经黄地杖经帘



图一七 乾隆《甘珠尔》经红地杖经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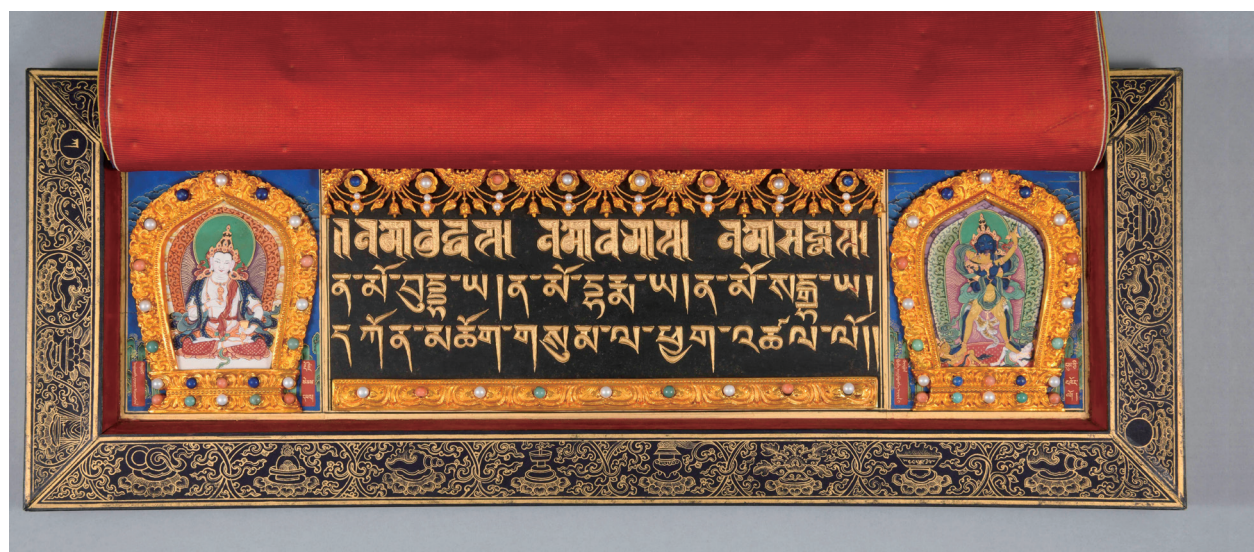
图一八 乾隆《甘珠尔》经绿地杖经帘



图一九 乾隆《甘珠尔》经蓝地杖经帘



图二〇 乾隆《甘珠尔》经白地杖经帘



图二一 乾隆《甘珠尔》经上内护经板内面装饰



图二二 乾隆《甘珠尔》经下内护经板内面装饰



图二三 乾隆《甘珠尔》经第一函经序



图二四 乾隆《甘珠尔》经第一函目录



图二五 乾隆《甘珠尔》经首叶

镶嵌《甘珠尔》经内护经板²⁸，甚至还因为《甘珠尔》经目录汉字写得不好下旨查问何人所写，并准由翰林中书字画端楷者缮写²⁹，种种倾尽人力物力，不一而足，可以说代表了清代内府制作的最高水平。

三

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造办完成之后，原本计划供奉在寿安宫，后来直接安奉在了慈宁宫。据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传旨……皇太后内宫以前要得，再呈进《甘珠尔》经之日不必安在寿安宫，即安在慈宁宫大殿，钦此。”³⁰为此慈宁宫还专门配做了供奉佛经的经龕，据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奏为办造甘珠尔经供经龕座估需木植工料银两事》一折记载：

奴才三和、英廉、刘浩、四格谨奏为奏闻估需工料银两事：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遵旨《甘珠尔》经一部一百八套，着交三和在慈宁宫花园北楼上，照咸若馆款式供奉，业经烫样，奏准在案，今奴才等详细估计得办造供经龕一座计……³¹

这里慈宁宫咸若馆供奉的《甘珠尔》经为康熙八年的《龙藏经》，而新造办的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则供奉在慈宁宫花园北楼。慈宁宫花园北楼应为慈荫楼，位于咸若馆以北，是一座五间两层楼房。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十五日《为呈请勘估修补慈宁宫咸若馆供奉甘珠尔经所需泥金及画工等项事》一折中也可知慈宁宫供奉的泥金《甘珠尔》经，除了咸若馆之外，另一部则供奉在慈荫楼。

中正殿念经处官员等呈为知照事：查中正殿西配殿、慈宁宫慈荫楼等处供奉之金字经，其所缺软板并遗漏序文流水字体之处，现今俱已粘修妥协完竣，唯慈宁宫咸若馆供奉《甘珠尔》经一部，计一百八套，因从前每逢道场之期即

2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7-588。

2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0》，2005：588-589。

30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34》，2005：259。

31 《奏为办造甘珠尔经供经龕座估需木植工料银两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5-0294-014。

将此经请出，令喇嘛等看诵，历年久远，是以花边抹糊、字体迸裂之处甚多，今奉旨修补……³²

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一经成办则供奉在慈宁宫慈荫楼，咸丰四年（1854年），被发现经板中欢门与嵌珠失窃，据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初一日《题为会议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等失察慈荫楼供奉甘珠尔经经板金花珠石失窃分别议处事》记载：

题为议处具题事，该臣等议得，准内务府咨称，内务府具奏，慈宁宫花园向派内务府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兼管率领该处披甲八名、苏拉十二名，看守殿内陈设，打扫地面一切差务。本年（1854年）八月，郎中庆瑞因病开缺，当派郎中德溥会同原管之员外郎德楞额管理。嗣于九月十一日，据德溥禀称，花园内咸若馆慈荫楼向有供奉《龙藏经》《甘珠尔》经二部共二百十六包，取于接代时查至慈荫楼殿内，抽出《甘珠尔》经一包开，上、下经板镶嵌金花珠石脱落，遂连日细查各经包，内短缺甚多，并于经包内起出小刀三把，请派员查办前来。臣等闻禀之下，不胜骇异，当派堂郎中经文图前往该处，将前后经卷二部及各殿陈设一切逐加细查。旋据经文图禀称，查得花园内咸若馆供奉之《龙藏经》一百八包及各殿内陈设，一切按照印册校对，尚无短缺，惟慈荫楼供奉之《甘珠尔》经一百八包内，上、下经板镶嵌短缺者共有二十六包，按照原册所载金色分两、珠石数目共约短八成金六百余两，大小珍珠一千余颗，珊瑚、松石、青金石共一千余块等语，臣等当即会同前往覆查无异……³³

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不小的震动，根据慎行司与刑部先后对当事人的严刑审讯，并没有找到其偷窃经板欢门嵌珠的切实证据，而根据《题为遵旨分别议处内务府历任官员郎中乌明阿等失察慈荫楼经板遗失镶嵌金珠事》中当事人的口供，慈宁宫的管理确实存在漏洞疏失，如“殿门向止上锁，并不加封，惟楼下鑕山小门系上下两钉扣插，并无锁头，各处钥匙均系一式，即在值班屋内上悬挂，前面园门因每日须进内打扫，时开时关”，且“历任司员于到任时查验陈设，其两处经包均止查点包数，并不开看”，“自咸

32 《为呈请勘估修补慈宁宫咸若馆供奉甘珠尔经所需泥金及画工等事项》，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5-08-030-000018-0020。

33 《题为会议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等失察慈荫楼供奉甘珠尔经经板金花珠石失窃分别议处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11162-017。



图二六 修补经板说明木牌

丰二年（1852年）以后常有寿康宫膳房及喇嘛房之人至园内东边挑汲井水，园内不能时常上锁”，“本处所存印册内载陈设及经包数目，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收进御笔记载，钐盖广储司印信，此后别无登记”等等³⁴。由于年代久远，三十多年没有新的造册记录，历任司员仅点查经包数目，并不开包查验，且园内管理并不严格，常有外院太监进入，殿门门锁不上锁封，钥匙共用一式等原因，造成了部分经板金欢门与嵌珠的失窃，难以查出盗贼。最后只能以“所有经板遗失金珠，未便久任残缺，自应先行赔补齐全，其案内现犯应即比律拟结此案。”³⁵最后当事披甲与苏拉被革去职位、杖一百，分别处以流刑或徒刑；嘉庆二十五年之后历任该管堂官、司员被责令按名下分成，立限赔补；内务府大臣被责令妥定章程，奏明遵办，而总管内务府大臣也皆按失于查察罚俸一年例罚俸一年，俱系公罪例准抵销³⁶。这些失窃的《甘珠尔》经板欢门与嵌珠后来陆续得到修补，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部修补完成，共花费了库平银

34 《题为遵旨分别议处内务府历任官员郎中乌明阿等失察慈荫楼经板遗失镶嵌金珠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11210-006。

35 《题为遵旨分别议处内务府历任官员郎中乌明阿等失察慈荫楼经板遗失镶嵌金珠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11210-006。

36 《题为遵旨分别议处内务府历任官员郎中乌明阿等失察慈荫楼经板遗失镶嵌金珠事》，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3-11210-006。

六千三百二两二钱³⁷。不过这些欢门的材质则由八成金改成了银镀金，且于绦带上另系附木牌说明（图二六）。

乾隆《甘珠尔》经在慈荫楼一直存放到故宫博物院成立。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清帝溥仪逊位，根据辛亥革命产生的《清室优待条件》³⁸，以溥仪为首的逊清皇室，仍然暂居紫禁城内廷，即乾清门广场以北部分。慈宁宫作为内廷区域，仍属逊清皇室管理，相应的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也仍属于逊清皇室的私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同年11月5日，逊帝溥仪及其眷属被驱逐出紫禁城。11月7日，临时执政府国务院发布命令，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计划协同清理公产、私产，并将结果昭示于公众，为将来开放官禁，成立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³⁹，“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之后即组织对故宫各殿所留存物品进行清点、接收。根据当时出版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慈宁宫花园为“果”字号，除咸若馆之外，慈宁宫花园另有藏经一零八包，为“果二三九”号⁴⁰，这里编号为“果二三九”的一零八包藏经，应为乾隆三十五年造办的《甘珠尔》经。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告急，为谋求文物的安全，故宫博物院筹备计划将部分文物南迁，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通过，并得行政院核准以后，开始积极实施文物南迁的准备工作。1933年2月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起运，同年3月15日、3月28日、4月19日、5月15日，又陆续起运，共运出文物5批，其中图书馆南迁古籍善本共计1415箱⁴¹。乾隆《甘珠尔》经也随第三批起运，108函分装54箱，编号为“藏”字第55-108箱⁴²，其先是运送到上海存放，同时故宫博物院谋划在南京建立分院，将朝天宫改建为库房，并于1936年8月完工，《甘珠尔》经也随南迁文物在1936年12月迁

37 《奏为修补慈荫楼经版镶嵌用过银数事折附修补经版用过银数等清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奏销档：671-147-1。

38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了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后通过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史称《清室优待条件》，其中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见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近代史研究》1994（1）：162。

39 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10。

40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10辑），北京：线装书局，2004：90。

41 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26-28。

42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迁书籍清册》（第三批），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wwzcnq00047，文物账册类，第17卷。而据那志良先生著述，南迁之乾隆三十五年泥金《甘珠尔》经装箱编号为“甘”字号，装箱为54箱，见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1957：103。另有《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记录，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原编箱号为“甘”字号，分装54箱，编号由甘1至甘54，详见《上四八五至上六二〇号箱册》，1936年，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wwzcnq00047，文物账册类，第21卷。

往南京分院⁴³。1937年，“七七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爆发，南京情势日趋危急，乾隆《甘珠尔》经又随南迁文物避敌西迁，陆续迁往汉口、重庆、宜宾，并于1939年9月19日最终迁往乐山，存放在乐山办事处的安谷库房内⁴⁴，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抗战胜利之后，故宫博物院奉命复原，乾隆三十五年《甘珠尔》经又随乐山库房的其它文物一起，从1946年1月下旬开始起运，直到1947年3月6日，全部集中到重庆，再由重庆转运南京，直到1947年6月全部东归南京⁴⁵。

1948年9月之后，南京国民政府谋划逃往台湾，这一背景下，11月10日，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翁文灏邀集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成员，商定选择精品文物，运往台湾。由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先后三批，将2972箱故宫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运往台湾⁴⁶，这三批运往台湾的文物中，有乾隆《甘珠尔》经12函。剩下的96函，于1950年1月26日返运北京。

北京故宫对北返的文物经进行核查，1950年5月23日，在开箱“上”字第585号箱时，发现该箱《甘珠尔》经捆经绦带被割断，内护经板金碾撒欢门及镶嵌珠子缺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下令查明，根据《点查金书藏文甘珠尔经清册》，共有15函缺少金碾撒欢门与镶嵌珠子⁴⁷。而根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核查的结果，捆经绦带断裂，经板上金欢门与珠子的缺失，是由于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皇太后回銮后，九月初一日，派遣总管太监李莲英至临溪亭拈香毕，并查点各殿陈设，以及慈荫楼，楼上经宝，经庚子兵乱，已经脱落在地等情，业经奏明。奉太后懿旨：著本处首领太监会同该管官员等将该经包照旧包放原处，钦此。⁴⁸

且另有记载如下：

原条二纸，以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十二日，由慈宁宫花园提

43 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1957：151-156。

44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迁储四川乐山县安谷镇文物箱件分编序号清册》，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文物账册类，wwzcnqwwxq00440，第28-4卷。

45 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32-33。

46 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39-41。

47 详见《点查金书藏文甘珠尔经清册》，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01041z。

48 转引自郑欣淼：《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57-58。

来藏文《甘珠尔》经，当时所造目录册后，注明：以上一共一百八函，内 18、24、30、34、35、39、40、41、42、45、46、47、48、52、53、54、60、66 函，原存慈宁宫花园慈荫楼内，提时，原包丝条割断，破坏不堪。今已整理，照原样包妥，陈列于英华殿西庑。⁴⁹

可知乾隆《甘珠尔》经共有 18 函捆经缘带断裂，故宫博物院现收藏有第 1 至 4 函、9 至 46 函、49 至 52 函、55 至 87 函、90 至 98 函、100 函、102 至 108 函，共计 96 函，《甘珠尔》经中第 5、6、7、8、47、48、53、54、88、89、99、101 函共计 12 函被运往台湾⁵⁰，因此，现今存放在台湾的第 47、48、53、54 函共计 4 函《甘珠尔》经缘带被割破坏⁵¹。

作为清代内府造办佛经的最高峰，二百多年里，乾隆《甘珠尔》经见证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也随着纲纪日趋废弛而遭遇贼害、兵祸，甚至于国难期间被迫避敌南迁、西迁，如今分储于海峡两岸。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期待有朝一日，乾隆《甘珠尔》经能再次贝联珠贯、完整无缺！

◆ 李若愚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49 转引自郑欣森：《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58。

50 这 12 函分别为“秘密部”ཏ、ཨ、ཉ、ཏ函，“般若部”རྩ、མ函，“宝积部”འ、འ函，“诸经部”ལ、ལ函，“律部”ཏ、ཏ函。见刘国威：《乾隆年间所造藏文泥金写本〈御制甘珠尔〉之特色》，《故宫文物月刊》2013（10）：68-77。

51 郑欣森院长提到台北故宫《甘珠尔经》有 3 函的包装丝条被割断破坏，根据《点查金书藏文甘珠尔经清册》，乾隆《甘珠尔》经第 28 函《大般若经》（第三卷）下注明“七珍全，内夹板嵌七珍托脱落一个”，其它条目如《甘珠尔》经第 18 函《秘密经》（第十八卷），该条目下注明：一函，该经内夹板上所嵌佛光与七珍均缺，外边丝带割断为二十二段，里边条带割断为五段并缺带头。可知《甘珠尔经》第 28 函虽然七珍脱落，但捆经缘带并没有被割断破坏，不算在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损毁的数目中。详见郑欣森：《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2008：58。《点查金书藏文甘珠尔经清册》，故宫博物院院办档案科藏，19501041z。

the Gan'en temple, and his family on the Dge lugs school in Amdo ar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study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clos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Gan'en temple and the three major Dge lugs monasteries in central Tibet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Notes on the Cre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Golden Ink Kanjur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Housed in the Palace Museum

Li Ruoyu

(The Palace Museum)

The Palace Museum has a collection of ninety-six volumes of the Kanjur written in Tibetan in golden ink made in the thirty-fif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 (1770). The remaining twelve volumes are hous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 Taipei, comprising a total of 108 volumes. The set was commissioned by Qianlong Emperor in celebration of his biological mother, the Empress Dowager Chongqing's eightieth birthday. Following the established style of the Kangxi period, this set of golden ink Tibetan Kanjur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craftsmanship achieved by the Qing imperial workshops. It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benchmark for subsequent Buddhist scriptures production i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his sumptuously decorated and bound Kanjur, written in golden ink on blue magnetic paper with a sheep brain paste base and adorned with turquoise, coral, and other precious jewels, demonstrates the pinnacle of Qing dynasty bookmaking. Originally housed in the Ci'yin House of the Ci'ning Palace, the set is now stored in both Beijing and Taipei after the southward evacuation of the Palace Museum's cultural relics due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ternal Model and Emperor Normalization —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Building in the Long'en Hall at the Dingdong Mausoleum in Putuoyu

Wang Yanjia

(The Palace Museum)

As the mausoleum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慈禧, who wielded substantial power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Dingdong Mausoleum 定东陵 in Putuoyu 普陀峪 exhibits numerous distinctive features compared with other mausoleums of empresses in the Qing Dynasty. Among the seven imperial mausoleums of empress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ly the Taidong Mausoleum 泰东陵, where Empress